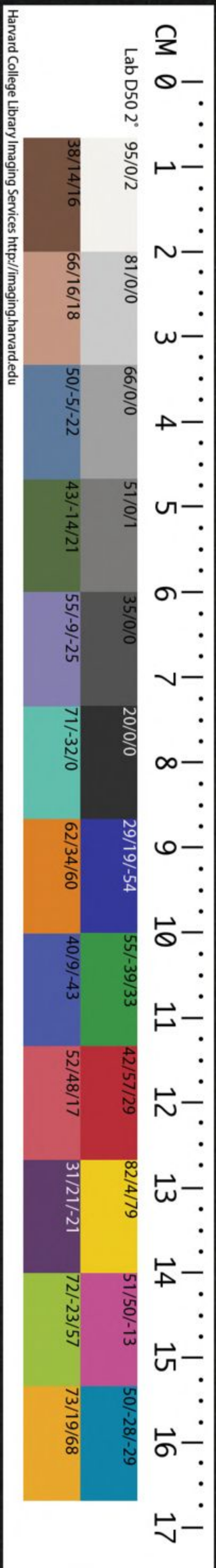


T 345/4232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03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德清胡渭學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

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

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

東來注之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西南流至汾陰縣北而西注于河詳見冀州昔大禹導河積

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

陽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南踞谷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注于河昔韓信襲魏王豹以木罌自此渡

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

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漱六軒

河山之固即於此也又南逕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東又南逕汾陰縣西

今榮河縣北又逕郃陽城東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南有漢水東流注

于河即郃水縣取名焉今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又南漢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噴泉上湧大

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為漢魁與郃陽漢水夾河河又南逕陶城

中渚上又有一漢水皆相潛通其水西南流注于河又南逕陶城

西元和志云在臨晉縣北四十里又南逕蒲坂縣西舜所都也今蒲州東南有蒲坂故城又南

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有夷齊墓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

亦曰雷水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

城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北流逕通谷又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

潼谷水者也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

門山南流與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壩多客土遇潦輒潰又南逕

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

河去縣四十里榮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七十里

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

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二十里八里有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

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黃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曆八年河決東齧城圍磬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

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析華

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折而

東是為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即此地也此河水南至華陰之

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

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

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

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為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

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底柱

渭按底史記作砥

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

水側有黃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

沂黃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嶠謂之函谷關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墟者也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

秦漢以來俱係祀典按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黃卷潘岳西征賦作黃巷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

又東逕閿鄉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流

又東逕河北縣南與湖縣分河按河北今芮城湖縣今閿鄉

又東逕芮城芮伯萬之故壘也按今芮城縣北有河北故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即此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

又東逕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湖縣故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

又東逕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山北流入河

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名元和志云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黃

又東逕陝縣北河北對茅城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是也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

別戴延之曰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水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所致耳按今陝州治即陝縣故城古焦國也茅津亦謂之大陽津與號山俱在州西北三里

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平陸縣北地理志謂之北號

又東沙澗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云傳說隱於虞號之間即此處也傳巖東北十餘里有顛軫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軫者也其水南流注于河

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

河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

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元和志云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破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

破石木陝縣地河之右則殺水注之水出河南盤殺山東北流與石殺水合水出石殺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阜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

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山雖闕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深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

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

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茲帥眾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咀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口口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按今陝州以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河中為湍激之處自此而東河流稍為寬行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

閿鄉在河南陝州西少北一百三十六

里黃河南去縣七里靈寶在州西六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薄山在縣北十五里

又東

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

陝州在河南府西三

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砥柱山在黃河中

唐趙冬曦三門賦序

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

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

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

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

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

流湍激蹙於蝦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苞於廟山

乃分為四流淙於三峰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

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

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

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為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認誤若此按此說與趙賦小異要之諸峰在當時總為一巨石禹析之以通河三門亦砥柱也後人強生分別耳

此河水東至砥柱之所經也
砥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鑄廣之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砥柱大業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二十年幸河北觀砥柱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至陝皆運於陸行三百里自陝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

匠楊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東曰集津西曰鹽倉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達關中既避水

險而陸運庸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見食貨志按李泌事新書撫杜氏通典而舊書無之或以為疑非也五代建都於汴漕不由砥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

鑿底柱三門慶曆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
卿舊迹以通漕運而不果行自是之後無復有以
底柱為言者矣大抵三門之險非鑿所能除堯
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兗青徐揚荆豫之貢道必由
底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三門之險
不專在底柱其下兼有關流為之阻蓋自底柱以
東夾河羣山之水竝注于河禹功既遠泥沙日積
河上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
不及此但欲鑿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李齊
物不惟無益而害且滋甚則以鑿石落水河身愈
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關流故也禹治

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度禹當日必
先浚關流而後析底柱析底柱者鑿山也浚關流
者穿地也二險並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
陸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底柱之不可漕
哉

又東至于孟津

釋文孟津如字渭按
孟史記漢書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正義
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
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
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
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河內郡其故城在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二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即河陽縣南孟津孔疏於秦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閻百詩曰孟津之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

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爲河南洛北傳

出魏晉間手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戶灘又東清

水從西北來注之水出清廉山西東南流逕垣縣壺城東而注于河當在今垣曲縣西又東與

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水復出而南入于河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又東

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注于河又東會濬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東南流歷軹關南而東注

于河今濟源縣西有濬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縣故晉陰地陰

戎之所居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皤皤董叟謨我平陰者也湛水篇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今濟源縣西南有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又

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按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臨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又

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按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又

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即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按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城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

也杜佑曰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

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

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

謂造舟為梁者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以今輿地言之河水

濬六軒

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府

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五里與澠池分水又東逕新安縣北又

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黃河去縣七十里

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孟津縣在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陶渚其西有峽石馬渚高者委粟津皆大河津濟處縣西北十五里有羅家灘又西為楊家灘柳

灘杏灘及耕子馬墳二灘皆在大河中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

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

潭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潭城帝幸白司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潭表裏二城南北相望

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潭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潭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潭由是遂廢

孟縣新志云即今河中郭家灘也潭徒旱反此河水又東至孟

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

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

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為水所毀至唐

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潭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

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馮襄中潭之城

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砥柱闕流之害倍於

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

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

中潭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

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

則流緩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遠汜濫者徒以夾河之

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

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疆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疆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砥柱於度外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釋文伾或作岍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省反又敷省反韋音詒郭撫梅反或作既渭按史記作邳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岍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岍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岍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

山臨河豈不是大岍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為愜當而成臯則為太蚤也渭按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河內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臯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

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
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
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
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酈道元曰
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鄆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
水曲流為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
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為

汭亦無不可也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
不始于臣瓚矣今按𡗗𡗗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
引詩以車伾伾𡗗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
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
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慎後云大伾在
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臯縣山成
臯河北岸即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
山為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潁
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
傳語出楚金誤為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

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為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

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巘秀拔若倚屏幃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為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山汶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即縣志所稱紫金鳳皇也

注之沁水篇云沁水出上黨潞縣謁戾山東南流又東北逕酸棗

縣西濮水東出焉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今無水按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

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濮水也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元和志

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又東逕燕縣故城

北河水於是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

故城棘津又名石濟宋元嘉中縣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也按今胙城縣東有東燕

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是也又東淇水入焉淇水口亦名清河口

河故互受其名也又東逕遮害亭南淇水口東十八里

詳見北過降水下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

口舊河水北入也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遮害亭東詳見北過降水下以今輿地言

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

北岸則温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東過汜水縣至滿家溝入河温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

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

徙流逕温縣南至平皋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

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汜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

里滎陽在鄭州西七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

黃河在縣南十五里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之綿山穿太行而東南流

歷濟源河內脩武至武陟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方輿紀要云明永樂

九年沁河溢淹沒縣境田廬詔修決口以禦之蓋沁水多沙而橫暴也又

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

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滎澤在州北五十里黃河

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矣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

黃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縣界之流遂絕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

元和志云滑州

淇水口亦名清河口

淇水口東十八里

有宿胥

以今輿地言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

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

北之流遂絕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黃河舊在縣北一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丘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絕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黃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汲縣為府治黃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水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為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遂絕

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

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

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

南二百里黃河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絕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竝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

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醜為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為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已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

放之勢然南岸鞏至滎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
印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
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
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渠歲月逾
甚滎澤塞為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修治而決
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野
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
曰滾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
行平地故醜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
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
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

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

云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為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逆防與不理孫也孫音遜

蓋非獨滾蕩

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
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
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為通
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荷已通矣而何更用通滾
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
椎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
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
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昔漢武帝云

河廼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為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曲防真夏王之罪人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上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下

德清胡渭學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釋文降如字鄭戶江反渭按降漢書作洛字之誤也

傳曰降水水名入河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

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

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

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橫流而

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地名見冀州河渠

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為漯川自黎陽大伾

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

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
斥漳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橫曰禹
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
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
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
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為平鄉鉅
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
治

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為
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

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為下江
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
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
之共此鄭曾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為邢臺縣
縣界絕無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漳引鄭玄尚書
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為郟降于齊
師之降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則謬又曰今
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
以為近是今攷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為
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
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屯河

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為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元和志云在縣西南六十

五里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屈從縣東北流陶水

注之水自城北東注于漳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

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

為濫水發鳩谷一名盤秀嶺又名方山鹿瀆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北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

南方山去縣八十四里寰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瀆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即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為二水謂藍出其陽絳出其陰非是東逕屯留縣故

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

東入漳也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漳水又東陳水注之

水出西發鳩山東注于漳漳水又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縣有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

太行山上屈逕其城北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元和志鹿臺山在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又東逕襄垣縣故城南城在今縣北又東北逕

潞縣北元和志漳水一名潞水在潞城縣北又東北逕望夫山涅水注之

山在今黎城縣東北元和志清漳水在黎城縣東北五十里濁漳水在縣西北五十六里又東逕礪陽城北倉

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東北流至礪陽城東而北注于漳按礪陽城在今林縣北八十里又東逕武安

縣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之交漳口元和志清

漳水一名涉河在涉縣南一里又東出山逕鄴縣西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可四十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又東逕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

激六軒

激六軒

激六軒

南故鄴城北漳水上有講武城曹操所築蓋即此也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

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水以溉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

西門豹沉巫處田融以為又東逕梁期城南城在故鄴城北五十里又逕

平陽城北括地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

裴縣故城南元和志成安縣濁漳水西自滏陽縣界流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北逕列

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東南流逕肥鄉縣故城北又逕列人右

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按肥鄉故城在今肥鄉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邯鄲縣地置列人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列人堤上

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尚書所

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以今輿地言之屯留

壺關襄垣潞城黎城並屬山西潞安府林縣涉縣鄴縣並屬河南彰德

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

經也

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

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

云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

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章河

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

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元所

謂絳瀆者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城

今縣西北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

城在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又東

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按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經城東繚城

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繚城在今南宮縣東南經城在今威縣北

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鄉也今在冀

州東

又東北逕辟陽亭

今冀州東南二十里

又北逕信都城

東散入澤渚

信都城即今冀州治

西至于信都城

句

東連于廣

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

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

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入漳脩與修同音條

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

信都東入于海也

淇水注云清河東逕脩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

北逕南皮浮陽漳沱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漳水會漳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蓋漢

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為絳水

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

經叙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元

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洛通典云清河郡

經城縣界有枯洛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

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謬而

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洛以

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為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

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反若乞靈

於班固者朱子疑孔傳為後人偽撰有以也若爾

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

之大陸則誤耳然自禹河徙後去古日益遠大陸

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表地耳

穎達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說

得之

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
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
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
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
名焉渭按此說允當脩武今獲嘉縣縣西北有吳
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水經濁漳注曰鄭玄注
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
為地腹今淇水東至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蓋以
淇口應北過降水之文也道元疑之曰黎陽鉅鹿
非千里之逕是矣而其下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

於東北皆為大陸則以南北兩大陸聯為一地以
應千里之數何其無定見也信如酈言則淇口在
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河之所經當先大陸
而後降水矣鄭說亦豈可通乎

程氏禹貢論曰古涿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
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
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
遠在枯涿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為大陸
則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枯涿以應北過降水之
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今按
程氏所稱故河即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

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
云張甲故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
河自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
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
之北為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
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脩縣合清河又
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即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
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
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
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涸之上流河之所
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而况大陸在

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為遷就邪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

折而北為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

丘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衛世家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商墟即此頓丘在

黎陽界今濬縣西有頓丘故城本衛邑時河已徙而東宿胥

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

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

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元和志枋頭故城在衛州衛縣東一里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方木為堰遏淇水令入白渠以開運漕故號其處為枋頭今在濬縣之西南即所謂淇門渡也右合宿胥

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

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

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

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春秋

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也按
杜注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今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

東明一統志同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志云其麓綿亘四十
餘里有龍脊岡岡之西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曰達西岡又北

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學冢西皇覽曰帝學冢在頓丘城南臺
陰野中者也其地有白祠陂同

山陂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元和志
帝學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

里逕顓頊冢西帝王世紀曰顓頊葬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家者是也
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有秋山

山海經云帝學所葬濬縣新
志曰白祀山在縣西二十里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
以為觀地

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
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其故城在今濬縣西又東北逕枉人山

東牽城西春秋定公三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曰黎陽東北有
牽城即此按枉人山元和志云在黎陽縣西北四十五里俗
言紂殺比干於此故名寰宇記云在縣西北十三里俗名上陽三山明一統
志云在濬縣西北二十五里內黃縣西南六十里北連跨巨岡左右谿澗不

營數百又按蕩水注云宜師溝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
澤右入蕩水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是一山
而跨三縣
之境也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
岡石柱之類也又東過內黃

縣南為白溝也即漢志所
謂清河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

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閒

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

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

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

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而向北之河

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

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

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

也

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為黃澤

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書序

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通典相州治安

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

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

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為鄴東之

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

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奄未詳處所

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

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

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祖亳韋昭云從河

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

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殷都仍

在河北尋復祖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即紂都朝歌

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沫邑蓋誤以武乙為武丁耳禹河行臨

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

是為北過降水也漳絳至此并為河矣及河南徙

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

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

平恩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舊在曲周縣東南五十里金省入曲周丘縣志云漳水舊經平恩城西北至曲周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又東

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今在丘縣西北又東北

逕曲周縣故城東

城在今縣東北漳水故瀆在縣東志云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為

枯瀆又北逕巨橋邸閣西

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又北逕

鉅鹿縣故城東

鉅鹿郡治其故城即今平鄉縣魏收志云平鄉縣治鉅鹿城是也史記項羽救鉅鹿軍漳南括地志云今

谷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濁漳水在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廣宗縣界是為新漳而舊漳遂涸

又歷經縣

故城西有薄落津

經縣故城在今廣宗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為西經漳水自平鄉流入

縣界即古薄落水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擊公孫瓚于薄落津郡國志云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也

又逕沙丘臺東

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按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也

又逕銅馬祠東

漢光武廟按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故城在縣南宋北流決入

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即今治其後河復南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皆漢鉅鹿縣境

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為順德

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傳云圮于相遷于耿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為河津縣地傳直以圮為遷未安從史記較

長抑或序圮于耿下脫遷于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為遷事作書祖乙但圮而不遷何用作書其

為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

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

並屬直隸大名府

湯陰安陽

臨漳

並屬河南彰德府

魏縣

屬直隸大名府

成安肥鄉曲周

並屬廣平府

平鄉

廣宗至鉅鹿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即禹河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

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

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為

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

按太行在輝縣西東距濬縣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縣西北南距鉅鹿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衛相洺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淶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按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已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遷與橫之言為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六淇

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或問禹始引河北載之高地然則水未治以前河從何處行曰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汜濫兗豫青徐之域即太史公所謂行平地數為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廝為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為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

者名之曰潔潔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為害先是
全河東注則猶瀉杯水於掌上潰溢四出與後世
東郡平原之決當亦相似也

溝洫志云王莽時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稍惡聞禹治河時本空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竊意平恩以下本漳水之所行禹

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謂
北過降水耳清河行漳水之東宋時大河北流合
清河入海輒決而西則清河之地高於漳水之地
可知滹沱行漳水之北自古迄今但聞滹沱決而
南不聞漳水決而北則漳水之地卑於滹沱之地
又可知也漳雖善徙為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遠

汜濫禹引河由此入海所以為聖人之智後世易
之宜其數敗也

王橫所稱周譜如淳注云世統譜謀也今其書已
亡不知體製若何又怪太史公以武帝導河行北
瀆為復禹舊迹似不曾見此書嘗以問百詩百詩
曰案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
因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
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王橫所引即此譜
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
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周譜遷所讀
或者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儘有疎略者

余聞之宿疑頓釋因思遷書疎略頗多言北載之
高地而不知大伾以東非高地讀周譜而三代世
表不書河徙亦疎略之一端也或曰遷非不知今
所行非禹所穿時武帝自多其功以為復禹舊迹
故因而書之但遷於武帝之事未嘗少有所諱何
獨於此為之隱而使禹河之故道不白於天下後
世哉以為疎略者近是雖然禹河至勃碣入海漢
河亦至勃碣入海即以為復禹舊迹亦無不可不
必過降水至大陸而後為復禹舊迹也當今之世
有能回河北行使入于勃海吾亦謂之復禹舊迹
也已

王橫云禹河隨西山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
五書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內黃二縣界
而其後為河所圮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
云從河內徙都亳河內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
亦為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
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蓋亦為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
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居相殷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以殷都證禹河最確故首著之詩衛風曰河水
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
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
于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為南河

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為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
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
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
十里則為千里而遙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
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在
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
是為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
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
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鄆道元云宿胥故瀆受
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史記河渠
書曰禹自大伾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據

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為
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橫
之所謂西山證九也叙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
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
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
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
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
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為河伯娶婦祭
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
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曾攷曰河自大

伍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
為橫河從而漳橫故謂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
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
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為
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
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滏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
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
所叙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
猶為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
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
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

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
二也水經濁漳注曰禹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
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為一川證三也唐書
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
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
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
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瀆不空漳
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不然則經流一去
枝瀆皆空久之化為平陸矣漢北瀆於東光納清
河於阜城納漳水王莽時河空而漳清納流之地

不空則以有二川行其故道也東漢以後之河無
山源之可納則一空俱空矣宋北流合清河入海
故金明昌中河徙而清河自若其下流分爲二派
一由南清河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及元至元中
河徙而南北清河亦自若今河行汴泗入淮淮泗
之外亦更無山源之可納他日河復北道則汴空
而淮泗不空此理固甚明也周定王時河徙自肥
鄉以下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其肥鄉以上
雖有清淇蕩洹諸山源之水皆橫絕故河而東入
於白溝不能南北灌注所以多致墮塞反覆參驗
益信漳水東出爲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

漢河隄率謂之金隄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在今延津縣界成帝時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
在今開州界酈道元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洑通
濮濟黃溝金隄旣建故渠水斷在今滑縣界若賈
讓所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
東薄金隄者則在今濬縣界其言曰黎陽南故大
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
相屬此隄蓋即讓所欲決以放河使北入海者劉
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金城即金隄
又在東山之東矣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使隨西山
下東北去無藉於隄而亦不妨有隄李垂導河書

言曹公所開運渠東北有伯禹古隄蓋鯀所作也而禹修之世遂目之曰禹隄讓所謂東薄金隄即此也鯀用之以防川而河有逆行之患禹因之以導水而河得就下之宜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善敗則相去遠矣

漢志河內共縣下云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隆慮縣下云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魏郡內黃縣下云清河水出南水經淇水出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清水出脩武縣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

于河酈注云謂之清河口即淇河口也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唯留逕絕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渭按水經隆慮所出之淇水即國水宿胥故瀆乃禹河之所行國水自西來注之勢不得東出內黃縣南為清河清河蓋禹河下流漸淤決而為此川猶漢屯氏河之類及周定王時宿胥口塞大河之水不至國水循宿胥故瀆東北逕內黃縣南為清河漢志所謂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行千八百四十里者也其後故瀆又塞清河隨淇水至黎陽

入河故淇水口亦名清河口及曹公堰淇口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使東北流為白溝是為復故瀆也蘇秦說趙曰東有清河說齊曰西有清河清河之來已久疑春秋前有之愚嘗以鴻溝為禹河致塞之由今清河又分河於此間則下流緩弱不能衝刷泥沙鄴東河道之塞未必不由此也

地理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宿胥故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所稱

河水自鐵丘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禹河舊迹久失其傳漢魏諸儒皆以北瀆為禹河司馬遷知禹引河北載之高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橫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矣而不能實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鄴東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酈道元知宿胥故瀆為白溝矣而不知其下流即鄴東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不知其河即北過降水之河故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真獨宋程大昌著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確然自有其所為禹河者迨考其

歸趣則以河水至千乘入海者為元光改流出頓丘東南之河而鄴東故大河即禹之舊迹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今按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自王莽時遂空者即大河故瀆一名北瀆者也未嘗指鄴東故大河為王莽河且康既知此河出貝丘豈復與在鄴東者混而為一頓丘東南之決河未幾即塞安得以河水為元光改流之道始建國三年之徙見漢書王莽傳而大昌謂禹河空於元光不待莽時世惡莽居下流故河遷濟竭皆歸之本無此事然則漢人紀漢河亦不足信邪蓋唯不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故謂鉅鹿去

古河絕遠而以枯絳應降水移大陸於深州種種謬誤皆由此出也大昌銳意求禹河動稱王橫班固而其言猶方枘圓鑿之不相入蔡傳隨聲附和世儒墨守不移禹河之所以日晦也

又北播為九河

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顏氏曰播布也林氏曰凡言為者皆從此而為彼也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為九則其地不復平行而特為卑窪故也渭按徒駭與冀分水八枝皆在兗域說見兗州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

見北過
降水下

漳水又北逕堂陽縣

西長蘆水出焉

衡水自堰分為二水一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元和志

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按

堂陽縣為新河縣其故城在兩宮縣西北衡水即漳水漳水又東

北逕扶柳縣北

今冀州西南有扶柳故城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

在今冀州西北又逕西梁縣故城東

在扶柳故城西北五十里元和志信都縣衡水亦曰長蘆水即濁漳

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二里寰宇記長蘆枯溝在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

又東北逕桃縣故城

北合斯浞故瀆

斯浞水首受大白渠東北入衡水衡水又東為袁譚渡元和志長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按桃縣故城

亦在冀州西北又北逕鄆縣故城東

在今東鹿縣東接深州界元和志衡水在鹿城縣南又右

逕下博縣故城西

城今在深州南元和志云在下博縣南二十里又東北歷下博

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

元和志長蘆橋在下博縣南架長蘆水西逕樂

鄉縣故城南引葭水注之

城在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以下衡漳與長蘆互受通稱

又東北逕阜城縣北

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又東北逕武邑郡南

魏所置元和志武邑縣長蘆水北去縣三十二里

又東北逕武強縣北

元和志武強故城在武強縣西

南二十五里按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衡漳在武強縣南五里

又東北逕武隧縣故

城南

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一里

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

晉分武邑武隧觀津為武

邑郡治此當在今武邑縣界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

又東北至昌亭與漳沱河會

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又東北左會漳沱故瀆謂之合口今武邑縣東有東昌廢縣

又東逕弓高縣

故城北

在今阜城縣西南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

城南

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今獻縣東南

又東北逕成平縣南

衡漳東逕建

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北按二城並在今交河縣東

又東左會漳沱別河故瀆

漢志成平縣有

漳沱河民曰徒駭河又樂成縣漳沱別水首受漳沱河東至東光入漳沱河此漳沱河即漳水古之徒駭也漳沱別河故瀆即漳沱列水自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光入漳沱河

蓋與成平接界處也

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

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

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縣界清河本西漢大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此北會漳水故酈元云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青縣南

二里接 又東北澱水出焉 澱水東北逕參戶亭北又東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注滹沱謂之澱口按

青縣宋為乾寧軍本漢參戶縣兼得章武地縣南有參戶故城即酈注所謂參戶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澱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為大直沽地勢平行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得厥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衛河西岸之長蘆鎮也 又

東北逕章武縣西又東北逕平舒縣南東入海 漢屬勃海郡唐為魯城縣在滄州北一百里東平舒故城在今大城縣界

淇水篇云清河自滄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按今靜海縣本漢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漂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寰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潮河即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設為本漢章武縣地元為靜海縣之海濱鎮明永樂二年築城置衛 本朝

改律為鎮小直沽即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是也泉州今為寶坻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又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于海漢志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勃海元和志云在魯城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

東北一百五十里南接滄州折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世則為勃海亦謂之海也 以今輿地言之漳

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 並屬直隸 東鹿屬

定府 深州衡水武邑武強 並屬真定府 阜城獻縣交河青縣

並屬河間府 靜海 並屬順天府 大城寶坻 並屬順天府 至天津鎮 屬河間府 注于勃

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

駭前已悉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

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

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

南皮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

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

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

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

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澗為胡蘇河得之

隋書平原東有豆子航通鑑云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蓋在漢平原勃海河間三郡之交顧炎武肇域記云即今滄州南之大連澗也 高

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禹津

枯河 漢志禹縣平當以為禹津通典禹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

禹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為陵縣

東逕陵縣北 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禹津枯河南去將陵縣二十里

金志安德縣有禹津河按唐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吳橋

志云古禹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 又東逕德平縣北 去縣十五里北

接寧津縣界德平本 又東逕樂陵縣北 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

平昌五代唐更名 又東逕慶雲縣南 金志無棣縣有禹

金志樂陵縣有禹津河南皮 又東逕鹽山縣東 津河其故城在今

新志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 此元東無棣縣

縣東元分無棣於此置西無棣縣明永樂初 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 也明永樂初改

改今名縣東南二里有臥龍岡在禹津河中 又東北逕鹽山縣東

南 新志云禹津河自 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

慶雲北入縣界 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

名今 又東北入海 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 齊乘以濱州北士

里東南接霑化北接鹽山 齊乘以濱州北士

傷河為禹津云即漢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按輔

代雄處為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

流士傷河在濱州北蓋即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

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

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而東注于海者 見

寰 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為禹津未審是否據

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當

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

海則徒駭禹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也

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

漱六軒

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郡即德州治安德所領有蓆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蓆縣界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為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為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

北此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為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

元清州治會川即今青縣
滄州治清池即今滄州

簡潔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之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鬲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為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

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鈎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鈎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于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鈎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鈎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鈎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鈎盤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鈎盤八枝自鬲津

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疑即鈎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鈎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爲名蓋北派即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即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鈎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

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即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即鉤盤之故道乎

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謂播為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鬲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為鬲津而南入鬲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

東

高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柳縣故城在縣東

合為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

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為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迤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為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為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

如濊水浮水無棟溝篤馬河之類

馮遂云九河今既滅

難明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酈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為實錄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

勿論即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為言亦未可盡信也

顧景范川瀆異同曰黃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洛洞之際最為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氾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逾遠淫潦乘之河於是

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正義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即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程氏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

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黃氏曰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渭按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說者以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為海所漸耳此先儒之通患唯子瞻士龍秦之文叔能辨之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碣石之東為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

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于渤海

溝洫志同

蓋漢人以渤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千年積謬至蘇薛程黃四公而一正蔡氏不收何以為集

傳

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九河但堙塞耳而橫云為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百詩獨為余言曰九河若作逆河則未為不是余領之而未有以見其誠然百詩亦更無所發明也及讀薛氏語始知古人先得我心益歎百詩之敏悟蓋橫雖博聞彊記而討論不精臨文多誤如秦決河溝以灌大梁河溝者鴻溝也而橫誤以為大河西山不言黎陽亦其疎漏處逆訛為九即此可證也高忠憲有言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信

夫

勃海之名古未嘗有也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
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少海即勃海景公時已有
二也不但此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言於齊侯曰君
處北海北海亦即勃海則桓公時已有之逆河南
岸之地為海所漸當在其前王橫云往者猶言昔
者其時之遠近不可知而必非謂漢世網羅舊聞
自有所據議者以此事不見於正史疑橫言為妄
吾不知其所謂正史者秦漢之史邪抑古史邪如
謂古史則諸侯史記皆為秦所燒世無由見安知
其書與不書如謂秦漢之史則海水西南出數百

里漢書溝洫志固已明載之矣豈必大書特書曰
某年某月而後為可信乎且變異之事正史無文
而見於它書者多有歷陽之國沒為湖見淮南子
邳都縣陷為邳池長水縣淪為谷水海鹽縣淪為
柘湖武原縣淪為當湖並見水經注而正史不書
可盡以其言為妄邪揚州舊有海門縣南對太倉
州其海口即江尾也東北境為海水所侵吞食寢
廣西南出數十里本朝康熙初縣治遂淪於海
今又過其西四十里矣風濤撞擊其聲如大礮日
夜不絕每沙岸將崩必先有龜坼之痕居人指以
為候輒遷去而縣遂廢計三十餘年中四十里之

地化為海水過此以往三四百年安知此江尾者
不與勃海同其深廣邪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理
論者此類是也

許商云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
則其同為逆河也雖大當亦不及三百里而今渤
海南北相距有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為海
水所漸者多矣酈道元云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
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信
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此不過借營州以證
碣石而實與橫所言之事不同橫事在南岸故曰
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事當

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為渤海之由也道元所言
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
漢世波襄吞食地廣贊水卑耳之谿當同碣石苞
淪洪波也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縣
地今為灤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吞食南北裁數十
里南岸所漸者漢漯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
界今為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
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
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耳竊意禹
時濟漯濰淄入海之口去今入海處尚遠也
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為一

也逆河既漸於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淮南水利

考云百詩謂余此書二卷涉陽胡應恩作蓋侍郎璉之後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

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湖水二時之

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

沙寧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然此猶就清水言

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者沙

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唯受

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踴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

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

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為勃

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

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

就墮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河為急縱令

穿為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既淪則河不

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

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宋北

流入海之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

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

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

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

注也今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

南句流入勃海蓋河奪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

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此四字足之非河
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也尋瓚之
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為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云
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即
逆河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總之
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
六郡之境跨古冀兗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
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濰淄之所入亦勃海
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武入海碣石
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濰淄諸水其
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南耳

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逆河在碣石之西可
知導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海在碣石之東又
可知矣導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
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勃海者逆河之變也自漢
志云河至章武入海而人不復知有逆河碣石在
章武之東矣然臣瓚云禹時河入海在碣石酈道
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又云大禹鑿其石右夾
而納河是猶據經而不從志也自唐人指盧龍縣
南二十三里之山為碣石則碣石與河不相值而
瓚道元之說棄若土梗矣

黃文叔云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蓋以

為省文互相備今按禹導山至碣石故言碣石導河抵逆河知其下已治不復東故不言碣石皆紀實非故為詳略也然則中間相去不太遠闊乎曰奚有於是碣石距九河之尾裁三百里耳江漢之匯彭蠡濟之會汶淮之會泗沂去海甚遠三危之去南海更不知幾千里皆據身所及而止不復言海口之地何獨疑於此章

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廻入河而逆上也近

世學者皆宗其說斥贊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十八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逕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人憂河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

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

故據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為河不至

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

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

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

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

而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攷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

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成至

系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遼西并上二行三百

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

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為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

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

洫志亦云同為迎河入于勃海迎河即逆河說者

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

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余初不

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

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

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

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

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

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

瀆歷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

故指為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

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

大河是謂同為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

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

北出抵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為一大河以入

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
逆河縱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為逆河所截
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
經而以北瀆為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
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為橫絕之
河而鄭王以為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
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即勃海薛士龍
又因王橫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
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

河之播而為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
之也其同為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
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為
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
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
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矣林氏
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
意以同為逆河句釋上文播為九河之義如此則
逆河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兗間逆設為
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
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河凡河之
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
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

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為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為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按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涑水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為逆河明丘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為橫絕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中之下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下

德清胡渭學

附論歷代徙流

禹醜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

為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

滑臺城

故鄭廩延邑下有延津今謂之延壽津按滑臺城在今滑縣西南即唐滑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

又東北

逕黎陽縣南

黎山東北即黎陽故城東岸有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按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漢溝洫志謂黎陽言河從河內北

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院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富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

又東北逕涼城縣

在滑縣東北劉宋置北齊併入白馬

又東北為

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

河故瀆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一曰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按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

皆時已無水咸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

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漳
水之所行則敘入清河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大河故瀆東北逕

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聩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按杜預云

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
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北有戚城
又逕繁陽故城東城在今內黃縣

東南繁水之陽繁水即春秋之澶淵
杜預云在頓丘縣南也亦謂之浮水
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城在今清豐縣

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
記云王莽河在頓丘縣北十里
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城在今河南

樂縣西北元和志王莽
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
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是也按今南

樂縣北有平邑故城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堰

南分屯氏河出焉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其

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
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

又東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其
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于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

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
又東北逕鄆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

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屯音豚通典魏州治
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

里古堰今名恆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募人益運土塞河之處以
其恆當人情故謂之恆山今在大名府北蓋即沙丘堰也館陶故城在今館陶

縣西元和志王莽河在縣東四里隋析館陶地置冠氏
縣其故城在今冠縣北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八里
大河故瀆又東

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

邑縣北
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城在今清平縣西南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

曲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
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郭昌穿直渠

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
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蓋即孟康所謂出貝

丘西南二折者也
二折疑當作三折
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城在今清河縣東南又東逕

艾亭城南風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又東逕平晉城南未詳

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王
莽河在博平縣北十八里
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為鳴

犢河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修入屯氏河大河故瀆又東逕

漱六軒

郟縣故城南

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平原故城西而北絕

屯氏三瀆

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東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瀆也

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

寰宇記繹幕故城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

逕焉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焉津也按焉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焉氏即其國也陵縣本安德唐德州治州西五十里

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縣西十里長河即今德州治將陵在州之東北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

又北逕脩縣故城東

城在今景州南脩音條一作菑括地志云俗名南條城在今菑縣南十里

又北逕安陵縣西

地理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今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

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

故城在今東光縣東淇水篇云清河自東

光縣西南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濁漳篇云漳水自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清河故大河也按魏收志合口在浮陽縣西浮陽今滄州漳清合流當在州界

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

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

也詳見播為九河下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

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

並屬直隸大名府

冠縣館陶堂邑清

平

並屬山東東昌府

清河

屬直隸廣平府

博平高唐

並屬東昌府

平原德州

並屬山東濟南府

府

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

並屬直隸河間府北

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

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蔡傳曰周定王五年河徙矻礫矻礫不知在何處

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

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

過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為令又加石作

硤

廣韻硤石
硤郎丁切

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

水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句南礫

溪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

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

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號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

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

矣礫溪口即南礫溪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

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

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

為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此邪唯

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濟謂徙從礫溪口則可然亦

無礫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

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硤礫至漢又改向頓丘

東南流程氏疑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

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

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却無礫礫字又圖說葭蕩

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溪口不作硤礫則二

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學

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

及於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

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丘堰

其下文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酈注云郭東有

五鹿墟故沙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是也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堰障水也播為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禹般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以沙丘堰為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為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為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云今澶州臨河有鯀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竭之水是也蓋以堰為鯀所作

或曰元城為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

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衛後屬趙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

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河溝者鴻溝也

即漢志所謂狼湯渠據水

經注陰溝本菴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

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菴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所引是菴蕩渠非滎瀆然水不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

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橫以是謂賁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

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洪通獲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

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敘傳曰秦決南涯如溇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皆承橫之誤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

決寸金淀灌趙葵軍

淀在城北二十餘里

明崇禎十五年賊決

朱家寨隄以灌城

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北

其所引者皆大河

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

備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

入勃海

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因刪去入勃海三字

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

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

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

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歌溝洫志孝

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

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止輒復壞是時武安侯

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郇郇居河北河決而南則

郇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

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

尤甚廼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

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

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楗音其偃反瓠子歌隄林竹兮楗石苗師古曰謂甬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之也苗亦甬耳音側其反義與刺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

隄

王尊傳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溝洫志河隄

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

元和志捷尾堰在彭州導江縣

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為籠圍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成帝時瓠子河決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為捷

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謂兗豫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

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以為元光已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向東之勢矣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下此

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為算

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為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

憂水故遂不隄塞

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

後漢書王景傳

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渭按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

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長壽津

東逕鐵丘南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望見鄭師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元和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

今在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

金隄宣房堰按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子水注云王景治渠築隄防過衝要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

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漢東郡有畔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又東北逕鄆城

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

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左合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

絕大河故瀆又東北又有漯水出焉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詳見兗州又東北逕

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按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倉亭津在縣西北又東

北逕荏平縣西河東北逕高嶧城西述征記曰礪礪津名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荏平縣按今荏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古礪

嶧城也縣西二十里又有漢荏平故城又東北逕四瀆津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

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按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

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南商河出焉楊墟平原之隸縣城在高唐城西南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平昌般縣

樂陵枋鄉故城南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而東北注于海元和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按商河行大河之南

漯水之北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漯水注之上承於河亦謂之之源河詳見兗州又

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以河為堯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

則趙人不敢漁於河即此河也又北逕張公城有津曰張公渡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又北逕平原

故城東故城在今縣南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為鹿角津今陵縣治即安德故

城縣東南有故鹿角關以津為名與臨邑縣接界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故城在今樂陵

縣枋鄉故城在今商河縣西北厭次縣南為厭次河今武定州東有厭次故城本富平後漢改曰厭

次永初二年劇賊畢毫等寇平原厭次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即此地也

又逕漯陰縣故城北此北漯陰縣也按漯水下注云北漯陰城伏

探謂之漯陽城當在今青城縣界漯水之北又東北為漯沃津在漯沃縣故城

灑六軒

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
北有漯沃城故縣也今蒲臺縣東有漯沃故城 又東逕千乘城北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今高苑縣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 本作黎城縣北今據濟水

經文改正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 又東分為二水枝津

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 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

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漯水注云漯水逕千乘縣二城間又 河水東

東北為馬常坑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即此水也甲下蓋亦千乘縣地 北馬常坑之北按元和志海在

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 以今輿

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 地言之滑縣開州 並屬直隸 觀城濮州范縣朝城 並屬山

府 陽穀 屬山東 茌平 屬東 禹城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 並屬山東

武定青城蒲臺 並屬山東 高苑博興 並屬山東 利津 屬濟 諸

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

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脩塞而水道

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

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

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也水經所敘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

殊不合常深以為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

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

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

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

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

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
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
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陽以東豈盡
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
大略而已

王景脩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
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
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
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
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
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

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

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蕩蕩渠下

太子賢曰汴渠
即蕩蕩渠也

則河

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
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
河至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南
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至千乘海口
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
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
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
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脩則東南
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

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為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
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
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為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
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阡危事不
可為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
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
道就其利便者為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
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

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
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
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
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
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
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
景即以復禹河為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
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
屯氏河屯氏別河張里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
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即敗景商度地勢然
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熟矣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建武中張汜請脩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

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宋神宗之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為害非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兩崖完固勢不能遠汜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亟宜脩塞使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兗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為縱橫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至若田蚡利鄒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未必非蚡教之言也谷永黨於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安知不陰為元城冢墓計乎此正臯陶謨所謂巧言令

色孔子盤庚所謂眊眊起信險膚胥動以浮言者也投諸四裔殄滅之無遺育當施此輩矣

晉書亦不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管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所舉有郡而無縣河道或小有變遷亦未可知要其大致則與東漢時同也正義曰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計桓公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此說良是蓋管仲誇實征之所至

當極其遠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者即王制所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者也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為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也桓公時禹河尚未改道杜以東漢之河當四履之河失之遠矣吳幼清云近世河與淮合為一瀆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所在雖漢河故道漸莫能知已今以杜氏觀之自西晉之人已不知有漢河何待近世哉

隋志兼綜南北朝事而無河渠唐新舊二史亦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

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之郡也謹撫元和志寰宇記
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為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

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

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

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唐書五行志乾寧
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黎陽西南
至衛州一百二
十里今為濬縣

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

岸則濮陽縣頓丘澶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至澶

里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元
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

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

縣臨黃西至澶州六十七里其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

三十六里鄆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
十一里

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城西北至魏州

一百里其故城在

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西
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

又東逕范縣北其北

岸則武水縣武水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聊城

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

又東逕陽

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

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為河所陷沒
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三
里按水經河水逕在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在平非河改道也

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

安德縣平陰西南至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

廢縣隸鄆州黃河北去縣十里長清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

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平原屬德州

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河南
去縣十
八里

又東逕臨邑縣北臨邑南至齊州六十里元

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

又東逕臨濟

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

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陽縣地

又東北逕鄒平縣西

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

北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齊東縣界

其北岸則滴河縣

厭次縣滴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厭次

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

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

灑六軒

入海

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為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為鬪口定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

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

勃海縣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海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

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

南接濬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在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

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

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

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

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

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

又十四歲為慶曆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

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唐自長壽以來

時有溢決見之於史而無大變遷故不志河渠閼

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

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

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

帥薛平蕭倣二事耳

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州帥薛平按故道出黎陽西南遣使請於魏

帥田弘正共發卒鑿古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書蕭倣傳倣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

自固人得安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

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

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為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為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云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

在今開州東

尋復脩塞

大中祥符四年

遣使滑州經度兩岸開減水河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五年知滑州陳堯佐築大隄壘埽以護州城復於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是歲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三山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入海又欲自滑州而北以漸派為六渠道入漳河滹沱易水以注于海議者以為不便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傍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樂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海發丁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與長吏計度垂請自上流灑為二渠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睢股之間復合於澶淵舊道則滑州不治自涸朝議慮其煩擾罷之是歲河復決於天臺山天聖五年始塞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

景祐元

年又決橫隴遂為大河之經流迨慶曆八年河又決

州之商胡埽

在開州東北三十里

而橫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橫隴

故道今濮州東

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按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

駕水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城是也

東平

州西范縣東

河去州七十里西接范縣界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而為赤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

金河歐陽脩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堙滅不可考

陽穀縣東南

河去縣六十里

東阿縣北

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界來經銅城南又東經清冷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銅城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 皆有舊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

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

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

至和二

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

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

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為六塔河

嘉祐元年四月

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

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

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

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

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因遣使行度且詣銅城鎮及海口約其高下之勢二年歐陽脩奏疏以為橫隴埋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不報已而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詔臣僚詳定脩又上疏曰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德棣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何如此近乎欺妄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

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已而中書奏開六塔修又請罷其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仲昌垂之子也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

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

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

陽以東羣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

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

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
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
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
此始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
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
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
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
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
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
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
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

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
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
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
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干
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旣通又不治其下流
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
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
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
仲昌之罪所以不可追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
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
河者尚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

見成功有以也

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時以合永濟渠者為北流故此有東流之目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為二則上不壅可

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即王

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兩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即

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

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

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蓋即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

與開州接界處也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德棣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濱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昌所開引商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稱韓張堡東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

北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

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

唐為高唐縣

又東

北逕恩縣南

唐為歷亭縣

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

王莽河逕陵縣南

唐為安德縣

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

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

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

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

欲決金隄令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字元

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

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

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馬頰水出其東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有隋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堤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為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也陽信劉世偉因指其山為禹貢之碣石大謬

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

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

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

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

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

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

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

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

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

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

有隋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堤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為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也陽信劉世偉因指其山為禹貢之碣石大謬

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

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

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

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

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

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

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

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

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

常虞遏壅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

河渠志慶曆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今按永濟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其水為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為永濟

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是河自州東北三

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

南樂縣西縣在今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元城縣志

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

縣西與平恩縣分水今丘縣西有平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

在臨清縣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為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即故

廣宗今為廣宗威縣 又東北逕清河縣東 今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河故道在縣

地清河在威縣東北一里亦名黃盧 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 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 又

東北逕武城縣西 縣西十里有東武城故城水經注云清河逕其西也今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 又東北

逕棗強縣西 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已而

棗強埽決北注瀛 又東北逕將陵縣西北 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長河入焉宋景祐元年移將陵

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德州入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

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也寧津志云縣西三十里有古黃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隄窳然峭立居人謂之臥龍岡蓋

即永濟渠為宋北流之所經也 又東北逕蓆縣南 蓆縣今為景州州志云衛河在州東二十里 又東北逕

東光縣西 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西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東光縣南二百步南蓋西字之誤東光

新志云衛河在縣西三里 又東北逕南皮縣西 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北逕鹽山東北入

海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按故城在今縣東北衛河在縣西二十里與交河縣分水元豐五年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通典云無棣溝隋末填廢永徽

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奏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其利 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

合 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詳見後清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焉寰宇記云永濟

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衡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青縣南有合口鎮 又東北逕乾寧軍

東 軍在今青縣南唐乾寧中析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置永安縣為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三年升軍為清州今為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

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巖聳峙宋時以黃河所經呼為碣石或鐫銘其上元王充耘據以為禹貢之碣石大謬水經注清河東

北過濊邑濊水出焉 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

海 水經注清河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寶坻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商胡北流於今二

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憂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若經

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

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

無阻宜修立東西隄從之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

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漸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紹聖元年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闕損城砦臣奉詔修治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逐旋增修從之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溥池巨馬三水所會自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塘灤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口在縣東北又東為三义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云漳衛水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清縣來經衛北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入于海天津亦宋清州地也

以今輿地言之開

州大名元城

並屬直隸大名府

冠縣館陶丘縣臨清

並屬山東東昌府

威

縣清河

並屬直隸廣平府

夏津武城

並屬東昌府

棗強

屬直隸真定府

故城

屬直隸河間府

恩縣

屬東昌府

德州

屬山東濟南府

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

縣靜海天津

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

諸州縣界中皆宋時

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神宗熙

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

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為元符

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八年

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

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

四十六歲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

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

再貢錄卷第十三
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
元年趙偁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
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
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年尚書省
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
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
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
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溼亦遷
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
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
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

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
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
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
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
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偁言初決南宮再決宗
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
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
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
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
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
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

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
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

瀆也

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於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東逕篋山北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

逕漢武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按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臺

地勢東高西

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
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
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
知水者也

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
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
白溝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決北流通

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在此時矣為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
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
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
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更興
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
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為戲陳祐
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
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
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為橋梁守以
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為契丹之河

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
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
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
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
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
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
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蝸蟾沸羹一唱百和自慶
曆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
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
胙之間化為平陸豈不惜哉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
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
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
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訐謨遠猶雖
為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
言之當於理而已矣

宋君臣之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
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
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
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
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

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
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
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
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
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
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
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
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
為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
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
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

廝二渠為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
唐之馬頰以此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
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
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
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為之曲
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
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
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
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
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
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

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
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
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
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
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
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
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

見范成大傳

孝宗隆興之元二

即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
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
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

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
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
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
分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
年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
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
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
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一年
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
其城泛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
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

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州之濟陰滑州之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大略可觀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

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

詳見導流入海下

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

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

是也

詳見徐州貢道下

河匯梁山灤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

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

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
金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
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
九十餘歲

自南渡以來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
年淫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
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
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
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
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於北岸墻村
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

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既成櫟欲因
而利導之故為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
曷嘗以是為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為壑
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五年延州刺史温
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
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
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
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

清河即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靜海縣志云即楊柳青渡在縣北四

十五里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
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
半退足以為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

以為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
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
築室道旁不盡力於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
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
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
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
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
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
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歲為泰定元年始行汴
渠至徐城東
北合泗入淮謹撫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
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
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

里獲嘉新志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不經
縣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逕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
末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景泰中復決張秋徐有貞作九堰入
開濬漕渠四百餘里名廣濟渠河流始安弘治二年決原武支派為三一自封
丘金龍口直衝張秋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蘭陽至宿州合汴渠詔白昂修塞
之張秋在上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
又東逕陽武縣南陽武在府
西北九十
里河去縣十餘里自此至徐州城東北黃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元至元
二十五年陽武諸縣河決二十二所泰定二年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
家尋復塞治明洪武十五年河決陽武天啓元
年決脾沙岡由封丘曹單至考城復歸舊河
又東逕津縣南津
在府西北九十里河舊在縣北明成化十四年決縣西
之界村泛濫七十餘里十五年徙經縣南入封丘界又東逕祥符縣
北祥符河南布政司開封府治河舊去城四十里宋端平元年趙葵入汴蒙古
引軍南下決黃河寸金淀水灌之官軍多溺死者遂引還明洪武中河決原
武東經城北五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遂隔在河北景泰
四年塞之始復故道嘉靖十三年決趙皮寨入淮忽又自夏邑趨東北經蕭縣
出徐州小浮橋下二洪趙皮寨尋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口入淮二洪大涸
崇禎十五年賊於朱家寨決河以灌城城陷河自陳潁諸州漫入淮泗今河在
城北十里朱家寨其北岸則封丘縣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元時
徙經縣南去縣五十一里至大

二年決封丘順帝至元初復決明弘治二年決原武其支流自荆隆口漫祥符
下曹濮衝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壞會通河命劉
大夏治之七年決陳橋集嘉靖七年復決於此萬曆五年決荆隆口長垣東明
幾於淪沒荆隆口即金龍口在縣西南三十餘里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
與祥符
接界 又東逕陳留縣北 陳留在府東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按元
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則河當自陳留
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自陳留
入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矣 又東逕蘭陽縣南 蘭陽在府東北九
里

又東逕儀封縣南 儀封在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去縣二十里縣
東北五十里有黃陵岡與曹縣接界元時賈魯
治河功始於此明正德四年河自儀封小宋集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
賈魯河下流淤塞遂南出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按蘭陽儀封之
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隄岸東明
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
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
封之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 又東南逕睢州北 睢州在歸德府
河去州
七十里 又東南逕考城縣北 考城在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十里 又

東南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 商丘歸德府治城舊在河
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
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於是一變四十四年河

淤益甚而運大受其病未幾河復決新集塞寵家屯東出沛之飛雲橋穀亭沙

河留城境山一帶盡塞河臣潘季馴於三沽故道濬渠築隄躬行督相不三旬
而告成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四十里黃陵岡在縣
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
所開也明初猶為運道及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先疏祥符榮澤上流又
疏賈魯舊河四十里然後於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龍口亦築二百
里河由歸德徐州以達于淮決口始塞名張秋曰安平鎮正德四年河決曹縣
楊家口奔流入單縣直抵豐沛由飛雲橋入運八年又自曹縣西決從縣北東
行曹單以北城武以南田廬盡被漂沒萬曆二十九年河決商

丘蒙城集東南之蕭家口復南徙北去曹縣五十里為縣境患 又東逕虞
城縣北 虞城在府東北六十
里河去縣十五里 又東逕夏邑縣北 夏邑在府東一百
二十里河去縣二

十二 其北岸則單縣 單縣在兗州府西南二十里河去縣四十里萬
曆三十年河決單之蘇莊衝魚臺豐沛明年復決

於此衝入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夏鎮橫衝運 又東逕碭山縣北

道於是洳河之議起湖在沛縣東北地勢窪下 豐縣在州
場山在江南徐州西北一百七十里河舊在 西北一百

縣南三十里嘉靖三十七年河徙始出縣北 又東逕豐縣南 豐縣在州
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秦溝 在縣東三十里華山之北 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 沛

在州西北一百里蕭縣在州西五十里沛縣西南有鬲桑亭瓠子歌曰鬲桑
浮兮淮泗滿即此地也河舊在蕭縣北五十里去沛甚近及萬曆三十四年河

歸故道自是蕭去河裁十五里而沛則去河五十餘里矣河渠考云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冀門集出徐州小浮橋所謂賈魯故河也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桃溝至朱珊渡一帶俱淤唯冀門渡以東僅存舊流四十四年大河淤塞自趙家圈泛濫而北蕭縣境內一望瀰漫朱衡始開新河起夏鎮至留城一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以安隆慶四年河決崔家口萬曆五年復南衝縣界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

合 徐州在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於泗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一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名開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舊從城東北小浮橋合運河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自商丘之新集出豐縣之秦溝衝徐州之宅城而小浮橋一帶漸淤新河比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萬曆初議復老黃河故道潘季馴疏言有五利而不果行迨三十四年河臣李化龍濬舊河自碭山縣朱旺口東至小浮橋由是河歸故道天啓四年大漲灌州城乃遷治於雲龍山

又東南逕靈璧

縣北 靈璧在鳳陽府宿州東二百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

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

則邳州 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睢寧在州南六十里河去縣五十里其地有羊山東北去州三里明萬曆中潘季馴於羊山龜山

土山相接處創築橫隄數十里以防泛濫即此又半戈山在縣北五十里東去州五里州志云黃河舊繞半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墊底高於是青墩營張家灣大壩等處屢報口決而邳歲受河患洳河在州西北九十里萬曆三十一年李化龍所開也源出費嶧諸山左合沂武南入于淮孫承

宗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決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昭陽湖而胃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為河牽而股脛潰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岡以保張秋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湖以安徐沛近開洳河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疏支河殺薛沙水之勢今欲全洳河則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

又東逕宿遷縣南

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

又東逕桃源縣

北 桃源在府西北一百十里河去縣百餘步縣西北四十里有九里岡南臨黃河

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

水合 清河縣在府西少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所奪也顧景范云縣西三十里有三汊河口泗水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河經縣治東北入淮又東逕山

俗稱老黃河今埋其小清河於縣治西南入淮即今之清口也

又東逕山

陽縣北 山陽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清江浦在城西即今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

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

沙河避淮水之險是也高家堰在府西南四十里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黃淮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按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墩臺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淮南水利考云海

道自究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唯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翻騰其上勢若排天也明隆慶中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堙而高寶諸州縣幾為巨浸於是復起潘季馴再董河道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海口遂闢

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太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

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丘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

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

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瀕河郡邑皆罹其害水勢北侵安山

在陽山縣南

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會脫脫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

東入于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為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
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
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
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
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
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
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
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
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
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

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實余深痛之茲特為發
憤一道

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
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
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
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為河北而會
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渭按余闕
此言正與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
為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
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
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嚮使河

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邪

日知錄云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

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

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

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

溢遂以濬海為上策不知漲沙當海口之中

嘉隆間雲梯關

口有漲沙甚大

潮退則見潮長則沒無可施功之處縱乘潮

退施功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隄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虞淤若隄日繕而決日聞非庫薄不能支即迫近不能容與

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近河以東之又

為遙隄離河六七里使水有所遊盪築必以真土則復何

患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水勢益

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

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

袁黃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驅

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

六分之水北達臨清為開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為開二十有一貯六分之水

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

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

察乃更閘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

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

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

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

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

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

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

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

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在淮安府

城西北四里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鋸牙見宋史水

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嘴取相激而名今

高寶准前卷第十三下 早 漱六軒

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

磯嘴之制下布七星椿椿上

錠錠三層灌以糯米砌以石灰長千尺袁氏以為陳平江所創或云天順間遣都水郎中督工於滿浦坊作石鋸牙未知孰是磯嘴為治河要策萬曆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跡今清江浦尚有之其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嘴之力也

顧氏

一柔字剛中無錫人景范之父

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

遷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

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

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

單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

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

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

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

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

謂濟寧東平挾

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

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

百千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

封丘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

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

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

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

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

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廻注之

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

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縷隄之法即

歸流宜深之意滾水石壩及格隄之法即斗門廻注之意

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

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川瀆異同曰淮水清而流疾恒無壅決之患患自河合淮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為高故易以

遏淮淮從西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

河渠考云泗州淮身視清江浦

高一丈有餘自高趨下勢常陡激故易以齧運然而河不外飽則淮不中

潰淮并流而北其勢盛力足以刷河淮却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兩河之樞機實自淮握之則今日之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高

厚其隄防使淮無所旁出修明平水之制使淮不

至漲溢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

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

漕臣王宗沐修塞之

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躡淮後徑趨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

淤海口幾為平陸萬曆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鹽高寶興泰諸

處悉為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濁流西溢浸及鳳泗

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

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

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

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

徐鳳泗不免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

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

家墩在高堰北經大小澗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隄以護

之長數百丈歷阜陵湖在堰西南周家橋北去堰四里為山陽盱眙接界處或曰周橋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以

兩關及西隄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郵南北衝溢無時矣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

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

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

之隄在清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東淮太迫於張福隄窪處黃韶王簡二口置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則遏其內侵王簡口亦曰王家口

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黃以入

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

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云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卑薄無所加

隨即圯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云九十里凡

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

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

之水暴浸泗州陵州城滄沒科臣張企程請導淮

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

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溢

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

家墩涇河閘涇河在寶應縣北三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

減水石閘子嬰溝在寶應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

岔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寶應湖下子嬰

溝俱通廣洋湖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

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

港在州西南六十里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

入江以殺淮漲一魁所舉行大抵本企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

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為治淮長

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

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

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

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

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

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曆二十一年淮

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

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

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時泗城亦復

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

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濱

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為

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

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

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

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

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

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到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

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為秘計而不察其為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邪

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

水

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

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灌矣顧寧人云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樂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

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為務堰者高家堰家一作加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尚書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

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為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

自河合淮入海潘公所以治之者有二要焉一在海口一在高堰按淮南水利考云海口本自無淤

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淮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能無停乎又聞諸海濱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功邪由是觀之雲梯關海口漸淤亦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閼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巡土田之

宜盡鑿漑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况今欲藉此清湍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是故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善治水者必有道以處此矣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

蜀尾没于勃碣

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

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

為北紀江淮為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

二矣世習為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為杞人之憂萬
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
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
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

高堰山陽高寶興
鹽諸境悉為巨浸

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

明隆慶四年萬曆三年
淮挾湖水以東兩決於

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
州入海四瀆并為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
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徒
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
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
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

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
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
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訾民何
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
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
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
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
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
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
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
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

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
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
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雨至得左右游波寬
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
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
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
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
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
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
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
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况降

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下

十寸金才文第一三

四

